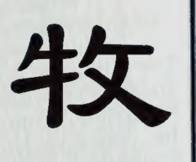


牧津

牧津卷之二十七目

嚴肅

董閼于　尹翁歸

魏相　張敞

王尊二見　郅都

樊曄　田廣明

翟方進　朱博二見

陽球　朱穆

劉陶　王渙

臧厥　　元志
楊大眼　　宋世景
王蓋　　褚玠二見
何鳳　　賀太傅
王閎　　吉翰
山遐　　楊逸
蕭景　　庫狄士文
嚴安之　　張巡二見
呂諲　　劉栖楚

陳詁　張詠七見

呂公弼　范純粹

王晦叔　李若谷二見

劉晧　楊景行

李浩　賈郁

况鍾　王銳

南大吉　趙璜

徐均

明山陰祁承㸁輯

董閼于

董閼于爲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澗深峭如牆、深百仞、因問其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曰、嬰兒癡聾狂悖之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牛馬犬彘、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閼于喟然歎曰、吾能治矣、使吾治之無赦、猶入澗之必死也、則人莫之敢犯也、

火烈民望而畏之則褻者自遠矣顧亦視其所治之民俗何如耳

尹翁歸

尹翁歸少與季文右爲獄小吏曉習文治時宣帝初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市鬭變吏不能禁及翁歸爲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餽百賈畏之舉廉累遷守東海廷尉于定國東海人欲屬托邑子兩人比相見語終日竟不敢見其邑子旣去定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

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小解、輒披籍、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高至於死、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不以無事時、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東海大豪郯許仲孫爲姦猾亂吏治、郡中苦之、二千石欲捕者、輒以力勢變詐自解、終莫能制、翁歸至、論棄仲孫市、一郡怖慄、莫敢犯

禁、東海大治、及守扶風、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爲右職、接待以禮、好惡與同之、其貧翁歸罰亦必行、治如在東海故迹、姦邪罪名、亦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中、翁歸輒召其縣長吏、曉告以姦黠主名、教使用類推迹盜賊所過抵、類常如翁歸言、無有遺脫、緩於小弱、急於豪强、豪强有論罪、輸掌畜官、使斫莝、責以員程、不得取代、不中程、輒笞督、極者至以鐵自刎而死、京師畏其威嚴、扶風大治、翁歸爲政雖任刑、其在公卿之

開清潔自守，語不及私，溫良退讓，不以行能驁人。

以一警百，是用嚴法，選用廉平，所縣與酷吏共，察奸必須任人，任人必須行罰，奸邪縣各有籍，則四境之內，皆了了胸中，安得不服，始終一嚴，以東海則東海治，以扶風則扶風治，爲政之所尚可知，

魏相

魏相舉賢良，以對策高第，爲茂陵令，頃之，御史

大夫桑弘羊客、詐稱御史止傳、丞不以時謁、客怒、縛丞、相疑其有奸、收捕客、按致其罪、論棄市、後遷河南太守、禁止奸邪、豪强畏服、會丞相車千秋死、先是千秋子爲洛陽武庫令、自見失父而相治郡嚴、恐久獲罪、乃自免去、相獨恨曰、大將軍聞此令去官、必以爲我用丞相死、不能遇其子、使當世貴人非我、殆矣、武庫令西至長安、大將軍霍光果以責過相曰、幼主新立、以爲函谷、京師之固、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弟爲關

東尉、子為武庫令、令河南太守、不深惟國家大

策、苟見丞相不在、而斥逐其子、何淺薄也、後人

有告相賊殺不辜事、下有司、河南卒戍中都官

者、二三千人、遮大將軍自言願復、留作一年以

贖太守罪、河南老弱萬餘人、守關欲入上書、關

吏以聞、大將軍用武庫令事、遂下相廷尉獄、久

繫踰冬、會赦出、復有詔守茂陵令、遷揚州刺史、

考按郡國守相、多所貶退、相與丙吉相善、時吉

為光祿大夫、予相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

方且大用矣、顧少慎事自重、藏器於身、相心善其言、爲齊威嚴、居部二歲、徵爲諫議大夫、復爲河南太守、數年、宣帝即位、徵相入爲大司農、遷御史大夫、

丞相子恐獲罪自免去、此正見弱翁手裁、乃猶恐大將軍聞乎、以弱翁之剛腸、而亦多此一段周旋世情意、則涉世益難言之矣、

張敞爲京兆尹、而敞弟武拜爲梁相、是時梁王驕貴、民多豪强、號爲難治、敞問武何以治梁、武敬憚兄、謙不肯言、敞使吏送至關、戒吏自問武、武應曰、馭黠馬者、利其銜策、梁國大都、吏民凋敝、且當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耳、吏還道之、敞笑曰、審如掾言、武辦治梁矣、

惟識馭黠馬之法者、自可以治大都、

王尊

王尊爲安定太守、到官、出教屬縣曰、令長丞尉、

奉法守城、爲民父母、抑強扶弱、宣恩廣澤、甚勞苦矣、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卿勉力、正身以率下、故行貪鄙能變更者、與爲治、明慎所職、毋以身試法、又出教敕掾功曹、各自砥礪、助太守爲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毋久妨賢、夫羽翮不修、則不可以致千里、闌內不理、無以整外府、丞悉署吏行能、分別白之、賢爲上、毋以富賈人百萬不足與計事、昔孔子治魯、七日誅少正卯、今太守視事、已一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

汙不軌、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葬矣、今將輔送獄、直符史詣閤下、從太守受其事、丞戒之戒之、相隨入獄矣、輔繫獄數日死、盡得其狡猾不道百萬姦贓、威震郡中、盜賊分散、入傍郡界、豪彊多誅傷伏辜者、坐殘賊免、起家復爲護羌將軍、轉校尉、護送軍糧委輸、而羌人反、絕轉道、兵數萬圍尊、尊以千餘騎奔突羌賊、功未列上、坐擅離部署、會赦免歸家、涿郡太守徐明薦尊不宜久在閭巷、上以尊爲郿令、遷益州刺史、

先是琅邪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郲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爲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尊居部二歲、懷來徼外、蠻夷歸附其威信、遷光祿大夫、守京兆尹、後爲真、凡三歲、坐遇使者無禮、司隸遣假佐放、奉詔書白尊發吏捕人、放謂尊、詔書所捕宜密、尊曰、治所公正、京兆善漏泄人事、放曰、所捕宜今發吏、尊又曰、詔

書無京兆文不當發吏及長安繫者三月間千人以上尊出行縣男子郭賜自言尊許仲家十餘人共殺賜兄賞公歸舍吏不敢捕尊行縣還上奏曰强不凌弱各得其所寬大之政行和平之氣通御史大夫忠奏尊暴虐不改外爲大言倨嫚姍上威信日廢不宜備位九卿尊坐免吏民多稱惜之湖三老公乘興等上書訟尊治京兆功效臣等竊痛傷尊修身潔己砥節首公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强誅不制之賊解

百家之愛、功著職修、威信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折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制於讐人之手、傷於詆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蒙棘木之聽、獨掩怨讐之偏奏、猥被共工之大惡、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定尊素行、書奏、天子復以龔為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

覩王子顗出教之意、惟在正身率下、明慎其職、有何苛察、卽五官掾姦藏百萬、倘循吏遇此、將坐視其姦、抑置之法乎、修身潔

已，砥節首公，自是子顏一生定案，而再經坐免，竟蹈危機，然則執法果不可爲乎。

郅都

郅都爲濟南太守，至則族滅瞯氏首惡，餘皆股栗，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爲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故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稍遷爲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樸，畏罪

（此是發盡之本源）

自重而郅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郅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爲書謝上而郅都禁吏不予魏其侯使人以閒與臨江王臨江王既爲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都免歸家孝景帝乃使使持節拜郅都爲雁門太守而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令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此

郅都公廉强力是張京兆一流人安可以

酷吏鋼之千古、

樊曄

樊曄與光武少游舊、建武初、徵爲侍御史、遷河東都尉、及至郡、誅討大姓馬適匡等、盜賊清、吏人畏之、數年、遷揚州牧、教民耕田種樹理家之（此豈酷吏可能）術、視事十餘年、坐法左轉軹長、隗囂滅後、隴右不安、乃拜曄爲天水太守、政嚴猛、好申韓法、善惡立斷、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獄、吏人及羌胡畏之、道不拾遺、行旅至夜、聚衣裝道傍、曰以

付樊公、視事十四年、卒官、末平中、顯宗追思曄在天水時政能、以為後人莫之及、詔賜家錢百萬、

余每觀前古道不拾遺之化、德政所感者十三、嚴威所格者十七、何者、末世之人心、非威嚴無以成德化、

田廣明

田廣明以郎為天水司馬、功次遷河南都尉、以殺伐為治、郡國盜賊並起、遷廣明為淮陽太守、

歲餘，故城父令公孫勇與客胡倩等謀反，倩詐稱光祿大夫，從車騎數十，言使督盜賊，止陳留傳舍，太守謁見，欲收取之，廣明覺知，發兵皆捕斬焉。而公孫勇衣繡衣，乘駟馬車至圉，圉使小史侍之，亦知其非是，守尉魏不害與廄嗇夫江德、尉史蘇昌共收捕之。上封不害為當塗侯，德轑陽侯，昌蒲侯。初四人俱拜於前，小史竊言。武帝問言何，對曰：為侯者得東歸不？上曰：女欲不貴矣，女鄉名為何？對曰：名遺鄉。上曰：用遺汝矣。

於是賜小史爵關內侯、食遺鄉六百戶、上以廣明連禽大姦、徵入爲大鴻臚、擢廣明兄雲中代爲淮陽太守、昭帝時、廣明將兵擊益州、還賜爵關內侯、徙衞尉、後、出爲左馮翊、治有能名、

此君才局類郅君章、而廉潔不如、然爲治自肅、

翟方進

翟方進遷朔方刺史、居官不煩苛、所察應條輒舉、甚有威名、再三奏事、遷爲丞相司直、丞相宣

甚器重焉。嘗誡小史謹事司直，翟君必在相位不久。是時起昌陵，營作陵邑，貴戚近臣子弟賓客，多辜榷為姦利者。方進部掾史覆案，發大姦臧數千萬。上以為任公卿，欲試以治民，徙方進為京兆尹，搏擊豪強，京師畏之。時胡常為青州刺史，聞之，與方進書曰：竊聞政令甚明，為京兆能，則恐有所不宜。方進心知所謂，其後少弛威嚴。

居官自當不煩苛，案發大奸臧，正不煩苛

中一事、若瑣瑣察小者、於大事定畧、

朱博

朱博爲冀州刺史、所屬姑幕縣、有羣輩八人、報仇廷中、皆不得、長吏自繫、書言府、賊曹掾史自請至姑幕、事留不出、功曹諸掾、卽皆自白、復不出、於是府丞詣閤、博乃見丞掾曰、以爲縣自有長吏、府未嘗與也、丞掾謂府當與之邪、閤下召書佐入、博口占檄文曰、府告姑幕令丞、言賊發不得、有書、檄到、令丞就職、游徼王卿力有餘、如

律令王卿得敕惶怖親屬失色晝夜馳騖十餘日間捕得五人博復移書曰王卿憂公甚効檄到齎伐閱詣府部掾以下亦可用漸盡其餘矣其操持下皆此類也

刺史無庸代縣令緝姦非養尊也事迫而對丞掾數語應口占檄風骨稜稜下吏敢不以死報勝文移幾百許快哉

陽球

陽球漁陽泉州人九江山賊起連月不解三府

上球有理姦才、拜九江太守、球到、設方畧、山賊殄破、收郡中姦吏盡殺之、遷平原相、出教曰、相前蒞高唐、志埽姦鄙、遂爲貴郡所見枉舉、昔桓公釋管仲射鉤之讐、高祖赦季布逃亡之罪、雖以不德、敢忘前義、况君臣分定、而可懷宿昔哉、今一蠲往愆、期諸來效、若受敎之後而不改姦狀者、不得復有所容、郡中咸畏服焉、

出敎雖開之以自新、而手裁自令人凜凜、

朱穆

朱穆爲冀州刺史，州人有宦者三人，爲中常侍，並以檄謁穆，穆疾之，辭不相見。冀部令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及到，奏劾諸郡，至有自殺者。以威畧權宜，盡誅賊渠帥，舉劾權貴，或乃死獄中。有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安平，僭爲璵璠玉匣偶人。穆聞之，下郡案驗。吏畏其嚴明，遂發墓剖棺，陳尸出之，而收其家屬。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輸作左校。太學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冤，顧黥首繫趾，代穆校作。帝

覽其奏乃赦之、

朱公叔剌冀之政、頗近于峻、然其作崇厚絕交二論、蔡中郎以爲刺薄者博而洽、斷交者貞而孤、夫豈以刻薄博名高者、大較才局弘大、一往奔請、故遇事不能假借、

劉陶

劉陶、潁川潁陰人、桓帝時除順陽長、縣多姦猾、陶到官、宣募吏民有勇力能以死易生者得數百人、皆嚴兵待命、於是覆案姦軌、所按發若神、

以病免吏民思而歌之

發奸摘伏不得不嚴然亦必平日了了胸中始無株連善良之弊〇劉子奇能爲朱公叔訟究其風氣亦自相類

王渙

王渙初爲太守陳寵功曹當職斷割不避豪右後爲溫令縣多積猾悉擒治之商人露宿於道有放牛者曰以屬稚子稚子渙字也終無牽牛者遷洛陽令寬猛時施其寬抑久訟歷政不能

斷、及法理難平者、皆立剖、洞得其情實、京師以爲神明、病卒官、百姓男女老壯、相與賦斂致奠、輀歸道弘農、人設盤餐於道、奠吏問其故、咸言平常縣京師持米至路、爲卒司所鈔、恒止其半、自王君在事、不見侵枉、故來報恩耳、民思其德、爲立祠安陽亭西祀焉、太后詔曰、夫忠良之吏、國家之所以爲治也、求之甚勤、得之至寡、今以渙子石爲郎中、以勸勞勤、

渙兩爲令、俱以嚴明得政譽、而感民乃至

於此、余固云、惠政必出以剛勝、

臧厥

臧厥以幹局稱、爲晉安太守、郡居山海、常結聚逋逃、前二千石討捕不能止、厥下車宣化、兇黨皆繈負而出、自是居人復業、然政嚴、百姓謂之臧彪、及卒有撾登聞鼓、訴求付清直舍人、帝曰、臧厥既亡、此事便無所付、其見知如此、

下車宣化、兇黨便繈負而出、豈獨以威嚴成治者哉、惜哉此清直舍人耳、

元志

元志少爲洛陽令、不避強禦、與中尉李彪爭道、俱入見帝陳得失、彪言御史中尉辟承華蓋、駐論道劒鼓、安有洛陽令與臣抗衡、志言神鄉縣主、普天之下、誰不編戶、豈有俯同衆官、趨辟中尉、孝文曰、洛陽我之豐沛、自應分路揚鑣、自今以後、可分路而行、及出、與彪折尺量道、各取其半、帝謂邢巒曰、此兒竟可、所謂王孫公子、不鏤自雕、巒曰、霜竹露條、故多勁節、非鸞則鳳、在其

本枝也、

令與中尉分途畢竟非體若曰神鄉縣主則中尉非王臣乎元志殊有所挾而然、

楊大眼

楊大眼爲荆州刺史常縛藁爲人衣以青布而射之召諸蠻示之曰卿等若作賊吾政如此相殺也又北淯郡常有虎害大眼搏而獲之斬其頭懸於穰市自是荆蠻相謂曰楊公惡人常作我蠻形以射之又深山之虎尚所不免遂不敢

復爲寇盜、大眼雖不識字、恒遣人讀書而坐聽之、悉皆記識、作露布、皆口授之、爲將帥、恒身先士卒、當其鋒者、莫不摧拉、

能使蠻夷不敢爲盜、雖稱惡人何害、

宋世景

宋世景以伏波將軍、行滎陽太守事、鄭氏豪横、號爲難治、濟州刺史鄭尚、弟遠慶先爲苑陵令、多所受納、百姓患之、世景下車、召而謂之曰、與卿親宜假借、吾未至之前、一不相問、今月之後

終不相舍、而遠慶行意自若、世景繩之以法、遠
慶懼、棄官亡走、於是僚屬畏威、莫不改肅、終日
坐於廳事、未嘗寢息、縣吏正及諸細民、至即見
之、無早晚之節、來者無不盡其情抱、皆假之恩
顏、屏人家語、民間之事、巨細必知、發奸擿伏若
神明、嘗有一吏休滿還郡、食人雞豚、又有一幹
受人一帽、又食二雞、世景叱之曰、汝何敢食甲
乙雞豚、取丙丁之帽、吏幹叩頭伏罪、於是上下
震悚、莫敢犯楚、

終日坐廳事、吏民至卽見之、使各盡其懷抱、此千古循良之榜樣、然而能令僚屬畏感而上下震慴、師其意而行之、當立見太平世界矣、

黃蓋

黃蓋爲石城長、石城吏特難檢御、蓋乃署兩掾分主諸曹、敎曰、令賊寇未平、有軍旅之務、一以文書付兩掾、當檢攝諸曹、糾擿謬誤、兩掾所署事、入諾出、若有姦欺、終不加以鞭杖、宜各盡心、

無爲衆先初皆怖威夙夜恭職久之漸容人事葢時有所省得兩掾不法數事乃悉請諸掾吏賜酒食因出事詰問兩掾辭屈葢曰前已相敕終不以鞭杖相加遂殺之縣中震慄

此法今亦行之於積胥乃伏

褚玠

褚玠除山陰令縣人張次德王休達等與諸猾吏賄賂通姦全丁戶類多隱沒玠璅次德等具狀啟臺宣帝手敕慰勞并遣使助玠搜括所出

畢人八百餘戶

强令何必假寵靈於人主

何鳳

何鳳爲建安太守、物不敢忤、伏臘每放囚還家、依期而返、

每見縱囚、皆以忍信感、此獨以威嚴感、異哉、

賀太傅

賀太傅循作吳郡、初不出門、吳中諸强族輕之、

乃題府門云、會稽雞不能啼、賀閉故出行、至門反顧、索筆足之曰、不可啼殺吴兒、於是至諸屯邸、檢校諸顧陸役使官兵、及藏捕亡、悉以事言上、罪者甚多、陸抗時為江陵都督、故下請孫皓、然後得釋、

郡太守欲易俗而治、更不必以威嚴厲薄俗、

王闞

王闞遷冀州刺史、闞性刻、不發私書、不交豪族

賓客、號曰王獨坐、

非性刻不能成獨坐

吉翰

吉翰、元嘉中、爲徐州刺史、時有死罪囚、典籤欲活之、因翰入關齋、呈其事、翰省訖、語令且去、明可更呈、典籤不敢復入、呼之乃來、取所呈事視訖、謂曰、卿意當欲宥此囚生命、昨於齋坐見其事、亦有心活之、但此囚罪重、不可全貸、既欲加恩、卿便代任其罪、命左右收典籤、付獄殺之、原

此囚生命、因果應生、理不可以典籤乘機市恩、別作成心、若因法應死、安可以典籤代、但用此以懲黠吏可令此輩少攝

山遐

山遐為餘姚令、時江左初基、法禁寬弛、豪族多挾藏戶口、以為私附、遐繩以峻法、到縣八旬、出口萬餘、縣人虞喜以藏戶當棄市、遐欲繩喜、諸豪強莫不切齒於遐、言於執事、以喜有高節、不

宜屈辱、又以遐輒造縣舍、遂陷其罪、遐與會稽內史何充牋乞留百日、窮翦逋逃、退而就罪無恨也、充申理不能得、竟坐免官、後爲東陽太守、爲政嚴猛、康帝詔曰、東陽頃來竟囚、每多入重、豈郡多罪人、將筆楚所求、莫能自固耶、遐處之自若、郡境肅然、遐卽濤之子也、

以詔書之詰問、而猶然處之自如、强哉矯矣、然不如此、郡境亦安得肅然、

楊遜

楊逖在州愉豪猾善惡畢聞出使者皆自持粮

曰楊使君千里眼那可欺之

窮簷僻戶無地可控者安得借此君具眼一照之乎

蕭景

蕭景在揚州稱明斷符教嚴整有田舍老姥嘗訴得符還至縣縣吏未卽發姥語曰蕭監州符火爛汝手何敢畱之其爲人所畏敬如此

令號稱風行雷厲檄下如雨曾有一吏人

畏其[illegible]手者否何古今人之不相及也

庫狄士文

庫狄士文拜貝州刺史性清苦不受公料家無餘財其子嘗噉官廚餅士文枷之於獄累日杖之二百步送還京陪隸無敢出門所買鹽菜必於外境凡有出入皆封識其門親故絕迹慶弔不通法令嚴肅吏人貼服道不拾遺

噉官廚餅而杖子矯情人也獨其法令嚴肅道不拾遺差強人意

嚴安之

玄宗嘗賜酺三日、上御五鳳樓、觀者喧溢、樂不得奏、金吾白梃如雨、不能遏止、上患之、高力士奏河南丞嚴安之爲理、嚴爲人所畏、請使止之。上從之、安之至、以手板繞場畫地曰、犯此者死。於是三日指其畫以相戒、無敢犯者、

金吾白梃如雨、竟不如河南丞一手板、平日之威信可知、

張巡

張巡初爲眞源令、土多豪猾、大吏華南金樹威恣肆、邑中語曰、南金口、明府手、巡下車、以法誅之、赦餘黨、莫不改行遷善、

擔當世宙、定非優柔之士所能、即此便可識守睢陽力量矣、

呂諲

呂諲拜荊州刺史、諲始建請荊州置南都、詔可、於是更號江陵府、以諲爲尹、置永平軍萬人、遏吳蜀之衝、初荊州州長史張惟一以衡州獄囚陳

希昇爲司馬督，家千人自防，惟一親將牟遂金與相忤，希昇率兵至惟一所捕之，惟一懼，斬其首以謝，悉以遂金兵屬之，乃退，自是政一出希昇，後入朝，遷常州刺史，過江陵入謁，諲伏甲擊殺之，誅黨偶數千人，獄三[illegible]門，內外震服，及諲爲荊州，號令明賦斂均一，兵治威信，故軍士用命，闔境無盜賊，民歌詠之，自至德以來，除方面數十人，諲最有名，荊人生構房祠，及歿，吏裒錢十萬，徙祠府西，始諲知杜鴻漸元載才，薦于朝，

後皆爲宰相、

積尸府門、疑於嗜殺、然悍將亂兵自不得不震戚以肅國法、至賦歛均一、薦舉名士、嚴而有體、

劉栖楚

劉栖楚爲京兆尹、峻刑罰不避權豪、先是諸惡少竄名北軍、凌藉衣冠、有罰則逃匿軍中、無敢問、栖楚一切窮治、不閱旬、宿姦爲之歛迹、一日軍士乘醉、有所凌突、諸少年從旁譟曰、癡男子、尚

敢衣冠不記頭上尹耶與屬吏言不傷氣嘗謂府縣官曰諸公各自了本分公事晴天美景恣意游賞勿致拘束

栖楚作如此風裁然爲諫官欲碎首玉堦人疑其尚有所附麗何耶

陳詁

祥符開封二赤縣向特權與權貴之家督責逋負公事苟簡無復綱紀至於胥吏皁隷懈惰欺謾尤甚陳詁知祥符縣素知其事頓革前弊公

家之務一循於法束下如溼薪胥吏而下期于
州吏一濟肆相約悉逃去預結海巡親事官俾
以酷虐聞時莊獻垂簾喻宰臣令重行黜降宰
臣稱詁廉力勤正能振舉頹廢不可爲胥隸搆
陷雖免左遷然終解所任

輦轂之地撓法必衆所從來久矣陳詁雖
免左遷而終解所任則執法果不可爲乎
法行以漸頓之一字鮮能竟局惜哉

張詠

張詠爲崇陽令、一吏自庫中出、視其鬢傍、巾下有一錢、詰之、乃庫中錢也、詠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道、乃杖我耶、爾能杖我、不能殺我也、詠援書判云、一日一錢、千日千錢、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劒下階斬其首、申臺府自劾、崇陽人至今稱之、

此於法畢竟爲故入、但蜀中法度久弛、懲一悍吏、聊用此權法、

呂公弼

呂公弼知成都府、治尚寬、人疑少威斷、營卒犯法當杖、悍不受、曰、寧以劍死、公弼曰、杖者國法、劍汝自請、杖而後斬之、軍府肅然、

果罪不至死耶、豈以自請而齒之劍乎、此與張乖崖斬盜錢吏相似、呂公治尚寬、臨事之嚴乃爾

范純粹

范忠宣公純仁尹洛、其佛牙院主不自撿束、穢行甚彰、然不犯有司、忠宣初不問也、時其弟純

粹從居嫉惡之力勸忠宣抵其罪忠宣曰彼有
犯固在不宥豈可無犯而求之乎吾則未能倅
兩守此未晚後數年純粹果守洛久患其事有
茶肆媼人文及甫之舊妾與佛牙主通被盜訟
至府事連佛牙純粹忽省前過知其文氏妾恐
有所請就庭下直面詰勸業成脅罪應徒而背
有大瘤吏以問純粹判曰非瘤非病特決戒闕
者竊門即行刑及甫繼至囑聞無及復回脅二
杖而瘤落三杖而至斃一境莫不讋伏

忠宣之平情容物純粹之執法除奸眞可稱二難然而爲忠宣易爲純粹難

王晦叔

王晦叔遷諫議大夫知益州賊盜贓無輕重一切戮之蜀中股慄不數月賊寇屏竄列郡皆外戶不閉先是張詠守蜀季春糶廩米其價比時值三之一以濟貧民凡十戶爲一保一家犯罪一保皆坐不得糴民以此少敢犯法至是獻議者改詠之法竆民無所濟復爲寇晦叔奏復之

蜀人大喜、爲之謠曰、蜀守之良、先張後王、惠我赤子、俾無流亡、何以報之、俾壽而康、

盜贓無輕重、一切戮之、此一時除賊之權宜、不可爲法、但奏復乖崖平糶之政、直是消盜之源、○爲政而能使列郡皆外戶不閉、民安俗阜、無所不宜、

李若谷

李若谷知常州、宜興縣歲市湖洑茶數十萬斤、舊以稅錢多數爲差等、初吏不置籍、得以高下

其數，若谷因爲籍以揭示之，吏遂不能欺。出知荆南府，王蒙正爲駐泊都監，倚章獻太后姻，故多不法，若谷屢繩之，監司佑蒙正，奏徙若谷知潭州。時有盜上下洞庭間，邀刼舟船，殺人即投湖中沒其尸，及捕獲，多蒙讞得減死，黥配他州，既而復逃歸，爲患滋甚。若谷潛使人擒致之，條前後殺人狀，磔於市，由是湖中盜息。

治盜自不嫌殺手，若云化盜爲良民，此可施於饑寒偶迫之人，而不可施於積惡不

稔之謚、

劉皓

劉皓質直有守、爲耀之倚郭縣、郡醫姚生、以術賂結權貴豪恣莫比、監司憚之、郡縣僚吏居職能媚姚生者、雖上位有隙、亦必善終、或升改而去、反是者、禍亦不測、遠邇畏恐、後郡僚有老母疾篤、哀求冀一就視、姚漫不加恤、使人謂曰、我不可往、可遣而母來、郡僚不得已、舁母往、姚之田畝貢賦未嘗納、皓閱其風久矣、至官深嫉之、

檢姚所欠賦稅、以公引追納、承行吏以死辭、劉怒叱曰、有禍我當爾、吏持引至其家、姚大怒、毀其公引、逐親訴於守、吏歸以告、劉笑曰、何敢爾爾、乃選彎者四人、令之曰、知姚醫諂守、可以我命請至、不從、則舁而來、爾等能辦此、吾惟爾德、否則當挈而妻子出吾境、爾彎者如其言、舁姚至縣、劉即戒閽者謹守不外通、立姚庭下、詰責曰、爾庸醫、賦稅敢不納也、姚厲聲與劉相抗、役閽曰、郡官母老病篤、汝寄跡郡中、不就視而

使其來此何理也遂命吏械之姚虞勢弱即解容俛首曰某愚無知爲上位優容至此不意明公威嚴若是幸見恕命綳於廡下凡累日姚以病告劉曰爾罪人不可歸家人欲視令來此其母八十餘還追至視疾俛屬戚快其事趨告劉曰此奇事然不爲已甚容自新恕之再三始從太守與姚善頗不自潔怒劉之暴欲劾而劉先奏守過伏辜劉竟無罪劉因慨然曰此何時哉吾不可以居此即解印去

邑令折辱一醫人、何足見風力、惟爲有老母之郡僚洩憤、大快大快、然以此而奏劾其守、則不無先發制人之意矣、幸有慨然一行、可權末着、

楊景行

楊景行初授贛州路會昌州判官、會昌民素不知井飲、汲於河流、故多疾癘、不知陶瓦、以茅覆屋、故多火災、景行教民穿井以飲、陶瓦以代茅茨、民始免於疾癘火災、豪民十人號十虎、干政

害民悉捕寘之法、調承新州判官、奉郡符、命覈民田租、除剗宿弊、奸欺不容、細民賴焉、陞撫州路總管府推官、發擿奸伏、郡無冤獄、金溪縣民陶甲、厚積而兇險、嘗屢誣陷其縣長吏罷去、由是官吏畏其人、不敢詰治、陶遂暴橫於一郡、景行至、以法痛繩之、徙五百里外、金溪豪僧雲住發人冢墓取財物、事覺、官吏受賕、緩其獄、景行急按之、僧以賄動之、不聽、乃賂當道者、以危語撼之、一不顧、卒治之如法、由是豪猾屏迹、良民

獲安、轉湖州路歸安縣尹、奉行省命、理荒田租、民無欺弊、景行所歷州縣皆有惠政、

所至鋤强戢暴、剗弊察冤、即此便爲惠政

李浩

李浩在台州、有豪民鄭悳、以貲給事於權貴之家、爲一郡害、會奸利事發、械繫死於獄、盡籍其家、至是權貴敎其家訟冤、且誣浩以買妾事、參政劉拱奏李共爲郡、得罪豪民、爲共所誣、上顧曰、守臣繫死豪民、豈易得耶、章遂留中不下

除巨兇於一方，遂得受知明主，快哉

賈郁

賈郁爲仙游令，性峭直，不容人吏文過，及受代，有一吏酣酒，郁怒曰，吾當再典此邑，以懲此輩，吏揚言公欲再作縣令，猶造鐵船渡海也，郁聞之不言，後復典舊邑，將醉吏爲庫吏，盜官錢數萬，下獄具狀，郁批榜曰，竊銅鑼以潤家，非因鼓鑄，造鐵船以渡海，不假鑪錘，因決杖徙之，

事逢其適，不然，眞是鐵船渡海矣，

況鍾

況鍾始由小吏拔爲郎，吳郡守前政狼籍，公私俱窘，宣廟方軫皇衷，內相三楊公特薦鍾，遂命爲蘇州守，又賜璽書，假便宜從事，鍾初視銀黃猶無以稱，郡提控持文書上，不問當否，便判可，吏藐且狎焉，凡牘中稟塞囊窩，退輒密疏之，弊害了了，然且不暴之，通判趙忱百方誘謾，兼事凌侮，鍾亦唯唯，既朞月，一旦命左右具香燭，呼禮生來，既至，僚屬以下亦集，鍾言某日有朝廷

敕未嘗宣今日宣敕及宣中有僚屬不法逞自擧問之語於是諸吏皆驚禮畢鍾坐堂上喚里老言吾聞郡人多狡武每傾誣善人吾有彰癉之術然不能如閻羅老子自爲剖別今以爲若等述以善惡戶來報善者吾優視之甚則賓致鄉飲惡者且爲百姓殺之吾列善惡二籍伺若曹矣又召府中胥悉前聲言某日某事爾作如此擬爾應竊賄若干然乎某日某如之然乎羣胥駭服不敢辨鍾命引出曰吾不能多耐煩命

裸之，俾皁隸有膂力者，四人舁一骨，擲空中撲死之，皁姑少投去，鍾大怒，吾爲百姓殺賊，狗鼠輩謂吾樹虐威耶，高投之，不死，死爾狗曹矣，皁隸懼，如命，立斃六人，鍾命呼屠人持鈎來，鈎其髮曳出郡衙，肆諸衢，上下戰栗革面焉，

剏郡積姦，故須大剏，亦幸奉有璽書，可得一意便宜從事，至於行法太酷，此伯律所以遜循良一籌也

王鋭

王鋭景泰間爲彰德知府。鋭長身修髯，顧眄生威，有權術，政治尚嚴，察郡中吏民賢不肖，賦則獄訟，皆籍識，自聽其政，吏亡得爲姦，出必鑰關泥之，民終歲不得與吏交一言，每行郡城中，民皆閉戶，亡敢立道傍，藏遠雞犬，恐有聲，鋭時策馬過，覘馬耳，不左右顧，令民臨道屋，俱作修廊，簷外浚深溝，雨潦得洩，中道夆立，令水赴溝中行，委巷口樹柵門，有鑰，甲夜即闔門，釘板仰臥柵門外，柝竟夜鳴，姦人莫敢入郡地，尤留心學

校、凡朔望謁先師廟已、坐明倫堂、聽諸生說經發疑、諸生皆居學宮、籌識姓名、政少暇、令隷持數籌、造明倫堂、諸生持籌來、自臨試、或背誦書、或作義、其他出及不衣冠居者受笞、當是時、黌序間讀書聲洋洋盈耳、丁祭陳鐘鼓、鳴絃管、升降揖遜甚都、叅政姚龍行部至府、往見之、出而歎曰、此雖國學、亦無以加、

彰德守事事整肅、而迹類於嚴、第一輩實心做事人、即如留心學校、躬親教之、至於

諸生他出及不衣冠者、皆受笞、一段古道、令人可想。末世青衿、每以辱士與有司相詬厲。若如王公之笞、凡有血氣、能不心帖否。所以聖賢惟禮教之爲兢兢也。

南大吉

南大吉、嘉靖初、以部郎出守紹興、同知靳塘多智諝、在任久、諳諸利弊、大吉下車、每事諮詢、塘以書生易而諛之、大吉陰察其情、而陽爲不知者、既三月、一日坐堂上、召諸吏抱卷集庭下、數

之曰若等善欺予某事然若以爲不然某事不然若以爲然何欺予如是亟持案來案至立剖數十事悉中情理人人懾伏塘駭汗齰舌不敢出一氣由是飭條教頒下邑懲奸戢暴巨豪石天祿戴顯八者寓盜致饒官府素不能治悉逮捕繫獄中每臨重囚必朱衣象簡秉燭焚香大開重門令衆矚之望見者以爲神人不可犯然頗傷苛急當是時王文成公講明聖學大吉初以會試舉主稱門生猶未能信久之乃深悟痛

悔。執贄請益。文成曰。人言不如自知之明。自悔之篤。於是稍就和平。

南公除暴禁奸。吾郡二百年來。所不多見。而文成隨機規誨。更是進公一格。

趙璜

趙璜擢知濟南府。府有黠吏能舞文為政蠹。守莫能制。璜預選吏農性朴敏者。教之法律。踰年得可任者二十餘人。遂盡逐積猾吏。宿弊革殆盡。漢庶人牧塲故北海豊民田。旣入官。王府復

奏乞、璜迄以歸民、兩巨璫以選昏至郡、皆憚璜戢不敢肆、尋擢順天府丞、忤逆瑾、削職歸里、

禁胥吏之為奸、不若選胥吏之奉法、

徐均

徐均仕為肇慶府陽春縣主簿、陽春故春州地、瘴癘名區、聞者惴慄、每使者當按行、託故避去、由是縣豪得雄據為姦利、縣官至受頤指、少觸之輒死、前後莫敢忤、幸滿考綑載去、均廉知之、至縣、吏白應往視莫大老、叱曰、何物大老、復白、

此洞主老病家居宜就見叱曰若化外抑民伍也亟走來見不然且屠戮出雙劒示之大老聞恐懼乘板輿至叱使下拜不得已蒲伏熟視諭遣之旋伺其語有異而府符適下遂繫之獄均曰是其人必且率劫獄戒吏士撾鼓角稍其私衙自帶劒挾弓矢被甲長嘯大老二子果各將其衆來聞之皆慴莫敢前詰朝舁兩大瓜安石榴十數枚致饋皆黃金大珠也均不一視即麾出械繫大老身送之府中後府官竟受賕大老

脫歸、數致前所饋、均再拒之、發怒欲捕治、大老震慄、求府符調均攝陽江縣、陽江亦治服、均旋丁母憂去、

此君處騎虎之勢、不得不爾、妙在麾其重賄、執法得以自由、然至於摐鼓角、衚私衙、則眞畏大老如虎矣、

牧津卷之二十七 終